

万石千钧积累成 未应忽此一毫轻

——探寻画家刘军武的艺术世界

余意明

画评

对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来说,作品决定实力,特别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在行业中的成就和地位。

认识刘军武很多年了,过去只知道他喜欢画画,没见过他有什么特别有影响力的作品。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最近碰到刘军武,忽然发现他的艺术创作让人耳目为之一新。他的代表性作品《记忆1999·12·20回归系列之晨》《世界和平系列——爱之语》以其对世界深沉的认知,对艺术特别的感悟,别出心裁的亦真亦幻的画面,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得到了同行的赞赏与认可。他创作的美术作品多次在中国美协、中国文联等组织的优秀美术作品展中获奖,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永久收藏。

聊谈后得知,这些年刘军武没有被这世俗的浮华所迷惑,一直在认真读书和学习,阅读了大量的哲学、美学书籍,探寻艺术与科学的奥秘,并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因此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

●万石千钧积累始成

艺术家的成就首先来自于长期的积淀和扎实的基本功。正如苏轼说的:“万石千钧积累成,未应忽此一毫轻。”

刘军武能取得今天的艺术成就,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毕业考入了益阳师范美术学院,得到了曾景祥等教授的精心指点。那时候,他就默默地努力要成为一名画家。三更灯火五更鸡,速写本从不离手,艺精于勤,他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到株洲电力机车厂子弟学校,此后又长期在株洲的国企单位工作。

刘军武虽然没有进入专业的绘画机构,但从没有

放弃自己的绘画梦想。为了提升自己的绘画水平,他到湖南师大进修学习,先后受到朱训德、吴荣光、莫高翔等教授的指点,对生活的观察力、艺术的感悟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在休息时间经常骑着单车拿着画板到乡村田野写生,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艺术的孤独带来创作的灵感,也带来艺术的顿悟。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他创作的《儿童故事大王》连环画作品终于进入了五年一届的艺术大展——全国第九届美展。小荷露了尖尖角,他开始有了艺术的自信。

●前路莫展酝酿突破

艺术家的创作经常会碰到难以突破的苦恼,这个时候需要出现某种契机。齐白石50多岁进京,自信的他却遇到了空前的冷落,直至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这时候,他碰到了创作生涯中的贵人陈师曾,经其指点,齐白石开始衰年变法,使自己的画风为之一变,最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就了一代大师。

第九届全国美展之后,刘军武的自信很快也被新的苦恼缠绕。此后十多年,他进入了艺术创作的瓶颈期,沉寂期,再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作品来,仿佛自己就是画坛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对不服输的刘军武来说,这无疑是非常痛苦的。

确定思痛。刘军武终于明白,艺术家必须有思想,思想才是艺术创作的灵魂。因此,他在习作之余将更多的时间放在阅读之中。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类和艺术类书籍,如庄子、老子、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书,在知识的海洋中吸收艺术智慧。

在阅读西方哲学书籍中,他开始将他们与中国的王羲之、李白等人的宇宙观、人生观联系起来。王羲之感叹:“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李白感叹:“夫天地者,

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从阅读中他明白了不少道理,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时空组合,虚实实实,亦真亦幻。东西方的思想其实是相通的。绘画之难,之高,在于化境,在创作中将自己的心灵与自然世界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另辟蹊径柳暗花明

在一个偶然的契机,刘军武接触到油画家赵无极的作品。赵无极是一位旅法华裔艺术家,其作品是中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他将西方文化与色彩、形式进行联系,将东方文化与线条、精神进行贯通,深刻把握艺术的神与韵,从而实现了东西方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对话。

刘军武学习赵无极绘画艺术思想,开始尝试用艺术与科学的结合,绘画与电脑的应用,把自己的工笔画作品与丝网版画用超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因为有着扎实的基本功,还有对生活和艺术新的感悟,他很快就有了收获。

2019年,为纪念澳门回归二十周年,中国美协澳门特区政府在全国选拔二十幅优秀作品在澳门特区回归主题展览。刘军武创作了《记忆1999·12·20回归系列之晨》。该作品以澳门的标志性建筑大三巴牌坊为主体,建筑的背后是覆盖着茂盛植被的星球,而星球后面是浩瀚的苍穹,苍穹中显现的是日月同辉。整幅画看起来色彩和谐,气氛静谧,充满了苍茫的古意与空灵。画中建筑为主体,画的背景为覆盖植被的星球,蓝绿斑驳的苍穹,山岭纵横的日月,呈现了浓郁的奇幻感。大三巴牌坊前飞过的灵鸟,给渊然而深的万古长空送来无限的生机。此外,他还把画面分割成十二条块,条块错开呈现,其完整丰盈的画面增加了现代气息。观者在欣赏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空间思维,在

脑海里把错落的条块摆回原位。刘军武说,澳门回归祖国的寓意就是通过画面上的“摆回原位”实现的,标题中的“晨”则暗指澳门新的开始;东日西月的日月同辉,也是只有清晨才能出现的天象。

2020年,刘军武创作的《世界和平系列——爱之语》,通过奇幻之色将现实和浪漫融为一体。画面上,埃及金字塔、意大利比萨斜塔、古罗马斗兽场、日本长野县奥林匹克谷的滑雪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广场、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水上市场等现实场景,与似真似幻的天体、植物相叠相映。

著名艺术评论家、艺术博士蔡安根认为刘军武绘画“与众不同”,《世界和平系列——爱之语》画面中几处现实场景的刻画较为写实逼真,天体和植物的描绘则极富浪漫色彩,如存活了上亿年的蕨类植物和创意向日葵都长成了参天大树,树冠上还结出了纹理细腻的果实;天空的星球则是山川纵横,绿意盎然。画中的现实场景来自全球各地,其中的缆车、舰队、渔船、鸽子等形象则宁静安详,这既呼应了“世界”,又传达了“和平”与“爱”的内涵,是信手拈来的点睛之笔。整幅作品,形象众多而不杂乱,场景各异而和谐统一,内容丰富而主题鲜明。这幅创新作品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收藏并获得了在海外其他国家巡展和在联合国大厅展出的机会。

齐白石曾对弟子们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刘军武学习赵无极的艺术思想但不是简单的模仿。与赵无极不同的是,他将蒙太奇的艺术手法引入了自己的绘画创作,实行多维时空的切换。《记忆1999·12·20回归系列之晨》《世界和平系列——爱之语》都可以看到蒙太奇的影子。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将会用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进行湖湘文化的系列创作,为弘扬湖湘文化作出自己艺术上的贡献。我相信刘军武的这种艺术求索精神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期待他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



▼刘军武正在作画之中

戏剧评论

传统花鼓戏的现代演绎与反思

——看《三子争父》有感

高世逢

4月28日晚,由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演出的传统花鼓戏《三子争父》在神农大剧院拉开帷幕。这也是我市“戏满梨园”系列活动的打头炮剧目,其精彩的演出和鲜明的表演风格,赢得观众的好评。该剧故事情节有着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娱乐享受,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文化在社会及家庭的重要作用。

剧中人物不多,但故事妙趣横生,发人深省。书生王义赴途中丢失银两,被善良的老人张耕儒捡到并奉还。王义感恩,认其义父。张耕儒儿媳赵氏,虐待老人,贪恋钱财,将公赶出家门。其子孝回到家中得知如此情,责妻不孝,寻父离家。善良的赵氏将晕倒在自家门前的张耕儒老人救回家中,并细心敬养。张耕儒千辛万苦寻父来到石慈家中,二人因父争执不下,闹到县衙。没想到老等却是当年的书生王义……环环相扣的戏剧情境,让观众欲罢不能。

这出戏在全国很有市场,各大专业、民营艺术院团几乎都有这出戏。只不过剧名不同而已,有的叫《福寿图》,还有的叫《因祸得福》。尽管剧名不同,但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设置也没区别。能让一出戏在全国各大剧种一直火到今天,自然是一剧之本的魅力,更是国家一级编剧王明山的功劳。该剧之所以久演不衰,成为传统戏的经典。其一,在于它蕴含了深刻的道德和社会意义,引导人们向上向善,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的人生。其二,剧情紧凑而充满张力,以家庭为单位,展现了个体与家庭、个人利益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冲突。张孝、王义、石慈三个儿子,无论亲生儿子还是义子,代表了现代社会中孝老敬亲的优秀传统。其三,在文化角度上,《三子

争父》不仅是对传统戏剧艺术形式的传承,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弘扬。它通过舞台表演的形式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社会信息,鼓励人们在面对家庭矛盾时能够回归理性和情感,寻求和解与共赢。

该剧深层次探讨了孝顺、责任和家庭和谐的主题。强调了家庭观念的重要性和孝道精神,揭示了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老人的赡养问题当引起子孙后代及社会的重视。有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特别扎心,若生活中每一个子女,都能像《三子争父》的故事一样,用最真诚的内心去感受父母,争相赡养老人,这便是爱满人间的最美好景象了。

作为全省花鼓戏领军院团,这次亮相株洲,让观众感受到了青年演员的魅力与风采。不仅基本功扎实,还能深刻准确地表达角色情感及性格和行为,其中老生张耕儒扮演者,夸张的表演手法和细腻的情感刻画,将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活动展现得不错。既有传统的权威感,在面对面儿媳不敬与刻薄时又不失老年的无奈与悲哀,引发观众共鸣。还有结巴的衙役,性格鲜明,喜剧分寸拿捏到位,虽然戏份不多,却给观众留下了好的反响。出彩的还有乐队,其阵容强大,气场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和实力,让人赞叹不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孝道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三子争父》是一台集娱乐性、教育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传统剧目。它以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现实关联性,成为传统剧目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展示了传统戏剧的魅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代社会家庭关系和个体责任的契机。

诗评

李后主的词和他的一生

丁运明



李煜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南唐后主李煜,年轻时作为公子王孙,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文章说他寻花问柳,荒淫无度,这其实是基于他的失败人生而下的结论。作为一国之主,手握重权,最后却成为别国的阶下囚,这样评价他,似乎也说得过去,但作为才华横溢的千古词帝,一定有他过人的思维以及文化修养,与街头巷尾的纨绔子弟肯定有着天壤之别。因此,说他荒淫无度,也许有点言重了。不过,跟普通青年一样,有点沉迷女色,没有国君应有的国民危机感倒是事实。

青年李煜心情闲适,爱好一些绘画书法,创作一些情呀爱呀什么的诗词,那也难怪,毕竟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古今皆然。“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残,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这是李煜的一首抒发男女相思之情的词,丈夫外出未归,远隔千山万水,妻子期望看见丈夫归来的身影,但眼前只有那望不见尽头的高山,一重一重的高山,正如夫妻子心中那重重相思、重重离恨,越望越浓、离恨越重,妻子的心绪正如那“山远天高”的烟水一样泛着寒意。一天天,一年年,那菊花开了又谢了,大雁去了又来,来了又去,而离人却始终不见踪影,含恨“一帘风月闲”。

不得不说,在深宫长大的李煜,对人间男女欢爱、离愁别绪描写得淋漓尽致,当然,他的这份对男女情事的理解及把握,跟自身的风流是密不可分的。一次,李煜的妻妹,也就是后来的小周

后,反关了房门在闺房内午睡,李煜偷偷地拨开门锁,悄悄地进入房内,恰好熟睡中的小周后也被拨开门锁的声音惊醒。女孩满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抛散在枕头周围,浑身散发着少女诱人的清香,美若天仙,煞是迷人,当互相凝视时,是那么的情意绵绵。李煜春心萌动,填下一首《菩萨蛮》词,记录自己的风流韵事:“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无人语。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脸瘦笑盈盈,相看无限情。”

人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好日子很快便过去了,真正让李煜有深深危机意识的是弟弟从善被宋扣为人质久久不能回归。“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词的上段,李煜诉说对弟弟的思念之情,开头一个“别”字,点明题旨,自己与弟弟分别很久了,春天已经过去一半,然而春并没有激发词人焕然一新的喜悦,相反,触目所及都令人愁肠百断,那份纷纷扬扬落下的白梅花,像雪一样凌乱不堪,好似词人心中不停滴出的忧愁,怎么也挥之不尽。词的下段,“雁来音信无凭”,写出了弟弟在异国他乡望断音信的急切心理,天天渴望家里来信而自己传递亲情,然而始终没有音信传来,离愁别绪涌上心头,故乡的山水,亲人的音容笑貌,不断在脑海中浮现,无数次在睡梦中回到家乡,醒来仍是梦,意欲归去,无奈天遥地远,既无来信,归梦又难成,剩下的只有离恨了,于是逼出结尾:“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两句巧用比喻,将想念亲人的情思比作芳草,向着天边蔓延滋生。

后来南唐被宋灭亡,李煜成为俘虏,这也是李煜词作风格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在他的作品中再也看不到男女欢爱卿卿我我的画面了。被俘后,李煜悲愤地作下《破阵子》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词中的“四十年”“三千里”只是一个大概数,李煜回顾了近四十年南唐的繁华,“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目之所极尽是高大雄伟的亭台楼阁,参天繁茂的古树名木,一派欢乐祥和,在这种安逸闲适环境中长大的公子王孙,哪里能想象战争的残酷?说到这里,我不禁想,看来我们的“千古词帝”早就料到后人会把他的失败归结为荒淫无度,反正失败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因而自我解释为不识时宜,当然,这只是说笑而已。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一旦归为一国之主成为敌国的俘虏,从原来的万众景仰到现在的寄人篱下,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处处受制于人,甚至自己的老婆都被人以各种理由调戏污辱,可以想象,此时李煜的遭遇远胜当年沈约、潘岳的悲痛,因此,李煜后来的作品都是些“愁、怨、恨”,也是在情理之中。“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帘外是淅淅沥沥的风雨声,虽然春光将尽了,依然感受不到春的温暖,罗衾还是抵挡不住五更的寒气,故国的江山不忍直视,再见到故土是不可能的了,美好的回忆已经一去不返,一切都似落花流水,命运简直就是从天上跌落到人间。不,准确地说是跌到了十八层地狱!

之后,李煜的词作就全是这样了,还有大众所熟知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小楼昨夜又刮东风,月明中的故国是不堪回首的。雕花的栏杆、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都还在,只是江山已经易主,试问,还有比这更令人肝肠寸断的事情吗?这哀愁就如同那一江春水东流无尽,真是此愁绵绵无绝期!这是李煜的绝命词,据说这首词传出被宋太宗知道后勃然大怒,认为他仍旧对故国念念不忘,便命人赐药酒将他毒死,至此,李煜的生命走向终结。李煜的命运是悲情的,然而,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李煜不曾被宋俘虏,就写不出这些杰出的哀怨之作,也便成不了“千古词帝”,正是他的这些描写人间凄苦的作品深深嵌入老百姓的心里,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毕竟谁的人生道路都有坑坑洼洼,声声唱不尽人间的苦,自古以来都是如此!